

形影神 并序

淵明

組藏書印

真

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其惑

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

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

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主辦

蘇軾研究

第二輯

學苑出版社

中國蘇軾研究

(第二輯)

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 主辦

學苑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中國蘇軾研究(第二輯)/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主辦.-北京:
學苑出版社,2005

ISBN 7-80060-328-8

I. 中… II. 中… III. ①古典文學-文學評論-中國②蘇軾(1036~1101)-文學評論 IV. I206.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5)第 003787 號

出版發行:學苑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豐臺區南方莊2號院1號樓 100079

網 址:www.book001.com

電子信箱:xueyuan@public.bta.net.cn

郵購電話:010-67674055

銷售電話:010-67675512、67602949、67678944

印刷廠: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廠

開本印張:890×1240 32開本 18.875印張

字 數:370千字

版 次:2005年7月北京第1版

印 次:200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數:0001—1500冊

定 價:40.00元

《中國蘇軾研究》編輯委員會

主 編 朱靖華 劉尚榮

秘 書 冷成金

編輯委員(按姓氏筆畫為序)

孔凡禮	王水照	王文龍	王 洪
王保珍〔中國臺灣〕	王啓鵬	內山精也〔日本〕	
朱靖華	艾朗諾〔美國〕	邱俊鵬	
冷成金	周先慎	施議對〔中國澳門〕	
柳晟俊〔韓國〕	馬興榮	唐玲玲	
唐凱琳〔美國〕	孫 民	張志烈	
張高評〔中國臺灣〕	張海鷗	陶文鵬	
陳新雄〔中國臺灣〕	黃坤堯〔中國香港〕		
黃鳴奮	曾棗莊	鄒同慶	葉嘉瑩〔加拿大〕
劉乃昌	劉 石	劉尚榮	諸葛憶兵
薛瑞生	饒學剛		

目 錄

第 15 屆蘇軾學術研討會開幕詞	邱俊鵬(1)
南宋時不存在三卷本東坡《志林》一書	
——與章培恒、徐艷二先生商榷	孔凡禮(6)
永遠的蘇東坡	王水照(15)
東坡的靈感論	
——《蘇軾創造奧秘》之一章	朱靖華(31)
寄我無窮境	
——蘇軾貶儋期間的生命體驗	唐玲玲(89)
對士大夫傳統人格的超越	
——論蘇軾寓惠思想	王啓鵬 陳思君(104)
論蘇軾的審美人生態度	木 齋(122)
蘇軾的齊魯情緣	劉乃昌(146)
《東坡易傳》與傳統事功精神	冷成金(177)
蘇軾兄弟役法改革異同論	楊勝寬(192)
讀《蘇軾詩集》漫筆	陳祖美(208)
從蘇詩的名篇看蘇軾的一生	陳新雄(231)
蘇軾對白居易的文化受容和詩學批評	張海鷗(264)
蘇東坡“鷄鳴歌”考證辨釋	
——兼談田歌(秧歌)的源流	饒學剛(295)
混入東坡詩集的唐人作品	鄒同慶 王宗堂(307)
蘇文賀啓受主考二則	張志烈(319)
評蘇軾的海外史論	韓國強(332)

幻的浪漫 夢的真實

- 論蘇、辛的夢幻詞 吳 帆 李海帆(341)
- 孤鴻情結:觀照蘇軾其人其詞的一個新視點
..... 尚永亮 張 娟(352)
- 蘇軾詩詞中的月意象研究 高雲鵬(370)
- 劇作家筆下的東坡赤壁之游 衣若芬(385)
- 蘇軾詞作編年新說 龍 吟(399)
- 蘇軾貢授黃州團練副使的時間與名銜辨析 王琳祥(421)
- 東坡詞題材內容研究現狀述略 饒曉明(439)
- 蘇軾研究資料目錄(2003 年) 賈嬋林(475)
- 影印宋刊本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》弁言 劉尚榮
- 影宋本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》(上)

第 15 屆蘇軾學術研討會開幕詞

邱俊鵬

各位領導、各位來賓、女士們、先生們：

第 15 屆蘇軾研討會在有“中國農村第一村”之稱的華西村開幕了。我代表蘇軾學會和前來參加這次研討會的國內外學術界同行，向江蘇省、無錫市、江陰市和華西村的有關單位和領導，對這次研討會的指導和支持，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！

蘇軾學會自 1980 年成立以來，已走過了二十四個年頭。在有關地方政府和熱心的朋友們的支持和籌劃下，先後在眉山、黃州、惠州、平頂山、杭州、鳳翔、煙臺、儋州、諸城、徐州、樂城、郟縣等地舉辦了十四次蘇軾研討會，並在眉山、儋州舉辦了三次紀念性學術活動。據我們所知，一個學會的學術研討會能得到如此衆多的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，在全國來說，也是極其罕見的。究其原因，完全是因為蘇軾的高尚品格和偉大的文學藝術成就，在對中國歷史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的同時，更曾經直接地推動了他居住過的地方的經濟和文化的發展，使人們至今還在深深的懷念這位歷史上的先賢，並願意和希望通過研究、學習這位先賢的高尚品格，以推動本地的精神文明建設。眉山及其他一些地

方,已明確提出弘揚東坡精神,以推動地方精神文明的建設。

東坡精神有着豐富的內涵。我認為最主要的有兩點:

第一,主張仁政愛民,追求政治清明。蘇軾是一個徹底的民本主義者,在家天下的封建時代,他甚至認為“天下者,非君有也,天下使君主之耳。”為此,他曾力勸仁宗、神宗、哲宗心中要想着人民,眼睛要看着人民,施政要使人民受益。只有這樣,“天子”的地位才會鞏固,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他的政治改革的中心思想,就是在當時人民賦役已經很重的情況下,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,使人民能够更好的從事生產,以增加收入。他認為只有民富,才能國強。因此,對於增加人民負擔,片面追求“富國強兵”的改革,理所當然的要遭到他的反對。他在任地方和中央官員時,總是極力反對擾民之政。在各地方官任上,他都曾上書朝廷,請求減免賦役或積欠。尤為難能可貴的是,他關心民間疾苦,為民請命,追求政治清明,不以其在位與否為限。他在離任時,往往向接任的官員交待尚未來得及作完的對民有益之事,希望繼任者能够加以完成。元祐年間,他的處境已十分困難,不斷受到新舊兩黨中一些人的攻擊,但他離開潁州任時,仍然關心潁州的一樁冤案。離揚州任時,還在問揚州的民間對政府的積欠問題。陳師道知道蘇軾離開潁州後仍在過問潁州之事,即寫信給蘇軾,提出“君子之於事,以位為限,居位而不言則不可,去位而言則又不可”。並勸其“為朝重慎”。後來,黃慶基果然彈劾蘇軾“驀越申陳”。但蘇軾並未因此而改變其關心民瘼的品格,甚至在他被貶惠州時,還一再寫信給地方長官程正輔,建議改革強令以錢折納穀米的辦法,改善兵士的居住條件,妥善處理

博羅火災後的種種問題，並表明這些均“可助仁政之萬一”，希望程正輔爲其保密。

蘇軾這種堅持仁政愛民的主張，並堅定不移地加以實施，不怕環境險惡，甚至不顧自身安危，始終如一，無懼無悔，在封建社會中是很少見的。因此，他在每一任地方官任上，都留下了很好的政績和政聲。

第二，遵循文學與藝術發展的規律，追求創新。作爲文藝巨人的蘇軾，與歷史上其他偉大的文學與藝術家一樣，表現出一種在遵循文藝發展自身規律的前提下，勇於探索和創新的精神，而對中國古代文學與藝術的發展，作出了積極貢獻。不過，蘇軾在文學與藝術上的求新、獨創精神，及其所取得的傑出成就，不僅表現在文學與藝術的多個領域之中，而且都登上了他所處時代的高峰，這又是歷史上很少有的。

蘇軾十分注意研究文學與藝術的發展規律，清醒地認識到作爲一個作家，只能在了解文學藝術自身發展的規律之後，才能獲得充分的創作自由，還在青年時代，他就對唐代古文的演變，有着正確的認識。他認爲“唐之古文，自韓愈始，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，學皇甫湜而不至得爲孫樵，自樵以降，無足觀矣”。基於這種認識，當北宋文壇上浮華的西崑餘風未息，又出現了一種追求怪奇深澀的“太學體”的時候，他能堅持古文改革的正確方向，而“不學時文”，堅持以無所藻飾，簡潔、明快的語言，寫作散文，最後完成了北宋的古文革新，同時，把這種革新的精神推向詩歌、詞和賦等文體領域，從而鑄就了北宋詩歌的時代特點，開創了詞體文學中新的流派。

在王安石當政時期，一些追隨王安石的人，投王安石之所好，鼓吹以王安石的文風為樣板，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“好同惡異”的不良風氣，蘇軾立即予以批評，指出這種“好同惡異”之風，只能使文學這個百花園變成一片荒蕪，而倡導不同風格的爭相競艷，並以他繼歐陽修之後主盟文壇的地位，聚集了一批風格各異而有成就的作家，才制止住了這種不良傾向，使北宋的文學繼續沿着正確的方向發展，並取得了北宋詩文革新的最後勝利。

正是由於蘇軾仁政愛民的思想及其所取得的政績，以及他在文學藝術的活動中，堅持正確的方向和取得的巨大成就，使他在生前即有很高的聲譽，獲得了廣大人民及正直的士大夫的擁戴，甚至有的地方還為他建造了生祠，當他受冤被貶時，民衆都憤憤不平，有人還為其作解厄道場。他在儋州處於最困難的時候，民衆都樂意伸出友誼的手，有的幫助他修建住房，有的送給他布匹。他逝世的時候，民衆用不同的方式悼念他，吳越之民，甚至相哭於市。他的創作集，在他生前，即已刻板行世。北宋末年元祐黨禁時期，蘇軾的著作及他在各地的刻石，都被禁毀。但在社會上，民衆却想方設法收藏和保護蘇軾的著作和刻石。自南宋以後，敬仰蘇軾並以他為學習榜樣的士大夫，代不乏人。與此同時，有關蘇軾的故事已在民間廣為流傳，民間藝人也把蘇軾的軼聞奇事寫成小說、戲曲，出版和上演。這些民間故事、小說和戲曲的主旨，絕大多數都是頌揚蘇軾的愛民、剛直、智慧和幽默樂觀的性格。

是愛的紐帶把蘇軾與廣大民衆聯繫起來！是愛的力量使蘇軾永遠活在廣大民衆的心中！

最後祝江陰市和華西村繁榮昌盛！

謝謝！

南宋時不存在三卷本東坡《志林》一書 ——與章培恒、徐艷二先生商榷

孔凡禮

最近,讀了章培恒、徐艷二位先生發表於《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》2002年第4期的《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》一文。對二位先生深入細緻的考訂,深表欽佩。但他們說到南宋時期存在一種爲蘇軾所作的三卷本《志林》一書,我仍不敢苟同。下面談談我的看法。

—

二位先生說:

《志林》在宋代見於著錄的,除一卷本外,還有三卷本。

又說:

三卷本《志林》見於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卷十一。該書著錄《東坡手澤》三卷,並云:“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《志林》者也。”可見麻沙書坊大全集中所收《志林》爲三卷

本。

這裏，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理解“今俗本《大全集》中所謂《志林》者也”這句話。

這裏，需要考察一下“志林”這個詞。

宋哲宗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蘇軾遇赦自海南北歸途中（時次廉州），致書鄭嘉會（靖老），有“《志林》竟未成”之語。蘇軾辭世後所刊的《東坡後集》卷十一，為《志林》十三首。此十三首，皆論古之作，宋末左圭收入叢書《百川學海》中，即以《志林》名之，其依據即為《東坡後集》。蘇軾云“未成”，乃未全部完成的意思，所完成的僅此十三首。從這裏，我們得以知道《志林》是蘇軾擬議中的一部有一定規模的論古專著的總題。志者，記也，述也，論也；林言其衆，言其多。這就是蘇軾的本意。邵博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十四說蘇軾“初欲作《志林》百篇”，這就是他的具體打算。

但是，陳振孫在這裏所說的“志林”，已經不是蘇軾的本意。這裏所說的“志林”，是蘇軾身後人們對他的隨筆、題跋、詩文、札記一類文字的總稱，只不過是借用所說過的“志林”一詞。“志林”是《大全集》中的一類，和後來的題跋、雜記一樣，不過範圍還要廣一些。“志林”在這裏並不是書名，不應該加上書名號，而“大全集”應該加上書名號（作者大約為了強調“志林”而忽略了）。

由於章、徐二位先生將陳振孫所說的“志林”理解為書名，於是就說《東坡手澤》就是《志林》，《志林》專屬於《東坡手澤》。

在陳振孫撰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的時候，蘇軾隨筆、題跋、詩文話、札記一類文字刊刻成書的還有多種，而《東坡手澤》只不過是其中一種。

根據現有材料，在陳振孫的時代，蘇軾隨筆雜記體的文字刊刻成書的還有《仇池筆記》。

《東坡手澤》，蘇轍在世時即已成書。明刊蘇轍《穎濱先生道德經解》卷末附蘇轍所作《再題老子道德經》中云：

政和元年(1111)冬，得侄邁等所編先公“手澤”，其一曰：“昨日子由寄《老子經解》，讀之不盡卷，廢卷而嘆，……不意老年見此奇特。”

此“先公手澤”，當即《東坡手澤》。蘇軾之跋全文見中華書局整理排印本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六，題作《跋子由老子解後》，作於儋州，即儋耳。《宋史》卷二百三、二百八皆著錄《儋耳手澤》，當即《東坡手澤》。

《仇池筆記》的出現，稍稍晚一點。《仇池筆記》，曾慥收入他所輯的叢書《類說》中（此叢書乃選、節本）。曾氏卒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(1155)，見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一六八。《仇池筆記》在北宋末可能已問世（包括《仇池筆記》節本在內的宋刊本《類說》尚在。《仇池筆記》原刊本已佚，今通行本有涵芬樓鉛印本）。

《仇池筆記》卷上《書秋雨詩》一則，出自《儋耳手澤》，見清馮應榴《蘇文忠公詩合注》卷二一《東坡八首》題下所引宋施元

之、顧禧《注東坡先生詩》（施、顧之該條注，嘉泰刊本及景定補刊本《注東坡先生詩》在缺卷中）。《書秋雨詩》今收入上面提到的以明末茅維所刊《蘇文忠公全集》為底本加以整理點校的《蘇軾文集》卷七二，題作《馬正卿守節》。

由是得知，東坡身後，隨筆、題跋、詩文話、札記以及雜文雜說等文字，刊刻者非止一家，大抵以個人力量，搜輯所及，隨即出刊，刊刻者有其自身的打算，不必考慮到與其他刊刻者所收內容是否重複。這種重複的現象，在蘇軾著述出版的熱潮中，不足為怪。

上述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八“題跋（詩詞）”中收《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》云：

昔（吾）為鳳翔幕官，過長安，見劉原父，留吾劇飲數日。酒酣，謂吾曰：“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：‘聞遠近之論，謂明府驕而自矜。’元龍曰：‘夫閨門雍穆，有德有行，吾敬陳元方兄弟。淵清玉潔，有禮有法，吾敬華子魚。清修疾惡，有識有義，吾敬趙元達。博聞強記，奇逸卓犖，吾敬孔文舉。雄姿傑出，有王霸之略，吾敬劉玄德。所敬如此，何驕之有。餘子瑣瑣，亦安足錄哉！’”因仰天太息。此亦原父之雅趣也。吾後在黃州，作詩云：“平生我亦輕餘子，晚歲人誰念此翁。”蓋記原父語也。原父既沒久矣，尚有貢父在，每與語，強人意。今復死矣。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？悲夫！

此文亦曾被後人收入《志林》。按此文又別見於宋施元之、顧禧《注東坡先生詩》引《東坡詩話》。施、顧之此條注,今不見宋嘉泰原刊本及景定補刊本《注東坡先生詩》,僅見清馮應榴《蘇文忠公詩合注》卷二一《次韻和王鞏六首》其五所轉引。此條注,在嘉泰本和景定本《注東坡先生詩》缺卷中。

此《東坡詩話》已佚。

以上敘述,只是想說明,蘇軾“志林”一類的文字很多,有成了書的,有沒有成書的。這些文字,《大全集》都應該收入;只有收入了,才符合“全”的意義。把《志林》說成書名,而且專屬於《東坡手澤》,在事實上說不過去。試問,這樣做,《東坡手澤》以外的同類文字該怎麼辦?

現在回到陳振孫所說的“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《志林》者也”這句話。我的理解是,“俗本”,通俗的本子,流行的本子;“所謂”,說明“志林”這個詞在士大夫和讀書人中間廣泛流傳,只要一提起就知道。陳振孫在這裏是在向大家介紹《東坡手澤》,說此書見《大全集》的“志林”。如果《東坡手澤》就是東坡《志林》,陳振孫根本沒有必要提及《大全集》,“所謂”二字也應刪去。

二

除《仇池筆記》以外,尚有《百斛明珠》。明萬曆刊《重編東坡先生外集》卷首列舉蘇軾著作,其中有《百斛明珠集》。《百斛明珠》當即《百斛明珠集》的簡稱。

《蘇軾文集》卷六五有《淵明無弦琴》一文，《詩話總龜·前集》卷六引《百斛明珠》，即有此文。後者較前者多一百多字。

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六《雜書子美詩》第三則“《洗兵馬行》”云云，《詩話總龜·前集》卷七引《百斛明珠》有之。後者較前者多十八字。

《詩話總龜·前集》的輯編者阮閱爲北宋末人，《百斛明珠》北宋末當已行世。

南宋王楙《野客叢書》卷二四《張祜經涉十一朝》謂“《百斛明珠》載楊妃竊笛，張祜詩云云”，其文今不見。

《百斛明珠》久佚。

尚有《東坡詩話》。

《蘇軾文集》卷六八有《書黃州詩記劉原父語》一文，出自《東坡詩話》，已見上述。

《大全集》是《蘇東坡大全集》的簡稱。在明代，《永樂大典》（以下簡稱《大典》）有多處引錄（詳以下論述），《文淵閣書目》有著錄。其亡佚當在明代中末期。

今天我們雖然見不到《大全集》，但仍然可以從宋人和明人的徵引和引錄中，了解到一些情況。

宋王宗稷《東坡先生年譜》元豐四年紀事引了“《大全集》雜說”中的《記與安節飲》一文，元豐八年紀事引了“《大全集》雜說”的《泗岸喜題》一文。

這裏，“雜說”二字特別值得注意。“雜說”是類名，“志林”也是類名，二者並列。把“志林”說成書名，那麼，“雜說”也就是書名。蘇軾在文章中從未說過做“雜說”爲名的書，公私書目也